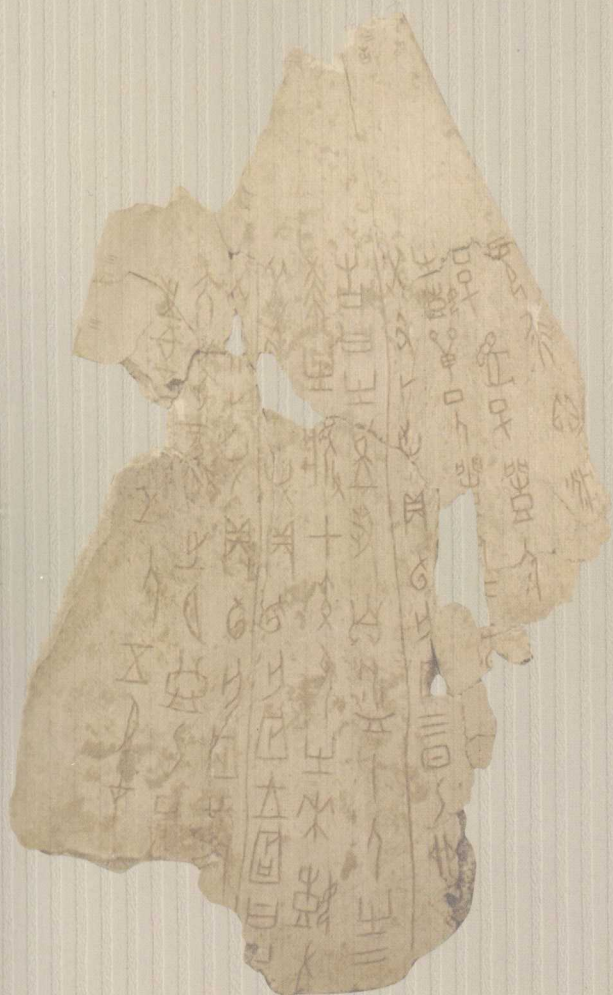


初學集

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



文物出版社

沈建華 著

初學集

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

沈建華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題字：饒宗頤
責任編輯：于炳文 許海意
責任印製：陳傑
封面設計：張希廣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初學集：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沈建華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10-2234-2

I. 初… II. 沈… III. 甲骨學—研究—中國—文集 IV. K877.1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59652 號

初學集

沈建華甲骨學論文選

沈建華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 2 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1/16 印張：20.25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234-2 定價：80.00 圓

自序

1953年11月，我出生在上海。1966年小學剛畢業，便趕上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父親一度被隔離。唯一幸免的是我家的藏書。於是，中外古今的名著原典成了我孤獨中的伴侶，並非出於什麼求知欲，僅僅是為了寄情。就在那個特殊時期，我遇上了甲骨文。現在回想起來也很有意思，要不是“文革”，我怎麼會去碰甲骨文呢。

父親是從事文博考古工作的。1969年冬，他通過顧廷龍伯伯從上海圖書館借到島邦男的《殷虛卜辭綜類》。父親拿到書後愛不釋手。在沒有復印機的年代，要想得到資料，最好的也是最笨的辦法就是手抄。正是幫助父親抄寫《殷虛卜辭綜類》，讓我接觸到了甲骨文字。用了半年時間，我抄完了《通用·假借·同義用例》和《檢字索引》。對於這些奇怪的字體，從陌生到漸漸產生了興趣，在父親指導下，我開始識讀了一些甲骨文字。二十年後，當我在日本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看到島邦男這部書的厚厚的手稿時，不覺感慨萬千，已經去世多年的島邦男先生不曾想到，他的這一部巨書，會將大洋彼岸一個年輕女子帶上了一條未曾預期過的人生之路。

1970年我去安徽宿縣插隊，在小皮箱中，除了有一些外國名著和傳記雜書外，還有父親送給我的一盒甲骨文卡片，那是解放初山東文史館制、左以修編的《甲骨塊字》，記有1155個方塊字，正面寫甲骨文，背面寫楷釋、國音和簡單注解，一種是本字，一種普通字義，很像幼童看圖識字。另有一部《文字蒙求》和天虛我生的《白香詞譜》綫裝本。離開上海的那一刻，真不知等待着自己的是怎樣的命運？似乎很朦朧，沒有太多的理想，但又充滿了一番激情。臨走前夕，我在日記扉頁上寫下“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要鋪平它，走下去！”沒有想到，這段馬雅科夫斯基驕傲的詩句，竟從此奉陪我度過了大半生。

在農村插隊生活五年，我曾多次被推薦上大學，但由於父親在政治審查，幾次都沒有走成。如果要說什麼時候確立了自己的志向的話，也許就

是從這個時候被激發起來的。插隊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白天雖然勞累，當夜晚山村一片寂靜，人們進入沉睡時，在一盞青燈下，我開始享受讀書之樂。學習甲骨文字，讓我忘記了疲勞，忘記了煩惱，甚至夢里都出現甲骨文字。學習給我精神帶來了一點安慰和滿足。而從此，我也與甲骨文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1年5月，我在農村得了一場急性菌痢，幾乎喪命，縣醫院甚至發出病危通知。待我拖着虛弱的身體回家養病時，父親正“靠邊站”，在家寫檢查。回家不久，父親給我訂出了學習計劃，於是我先後閱讀了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于省吾的《雙劍謠殷契駢枝》、吳其昌的《殷契書契解詁》、楊樹達的《積微居甲文說·卜辭鎖記》和《耐林黠甲文說·卜辭求義》等著作，從不同學者考證卜辭的釋文中，汲取他們的釋字方法，其中唐蘭的《殷墟文字記》（北大講義油印本）和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這兩部書，對我的入門幫助極大，至今仍覺受益非淺。

過了半年，大病痊愈，我又回到生產隊。我開始廣泛閱讀文史考古一類的書籍，來加深自己的文史基礎。記得父親一次問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你要仔細想好，不能小貓釣魚，甲骨學是個寂寞之道，選擇了它可能一輩子你要為之付出。他還舉了女考古學家曾昭燏獻身考古事業的故事。對父親這樣一個沉重的話題，我當時懵懵懂懂並沒有太深的理解，直到三十年以後的今天，回首自己走過的路，才真正體會到父親那一番話的含義。

1975年，我結束了五年農村插隊生活，被推薦到宿縣化肥廠當工人。我利用廠里三班工作制的休息機會，把大量時間放在古文字學習。父親從古舊書店為我選了一套上海漱卯山莊石印袖珍本的《經籍纂詁》和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周禮引得》，它們對我的學習很有用。我讀了郭沫若先生《殷契粹編》、《卜辭通纂》、《甲骨文字研究》等書，一邊讀書，一邊做筆記，同時開始試着鑒別卜辭不同時期貞人集團文字風格演變的特點。對一個初學者來說，這是非常重要而必須掌握的基礎之一。父親經常從上海寄一些甲骨刻辭拓片讓我做簡單考釋和斷代練習。1975年河南安陽“婦好”墓的發現，引起考古界極大震動。1977年我第一次嘗試寫了一篇關於婦好的小文寄給父親，不久又轉到中山大學商承祚先生那里。商先生對小文不但加了眉批，並在復信中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幫助，還把我引薦給胡厚宣先生。在以後的二十多年里，我和胡先生一直保持聯系，經常受到胡先生

的關懷和指教，直到胡先生去世。現在，每每摩挲先生的書信，墨書依舊，對先生的言教持懷莫釋不已。

1978年8月，我調到安徽省博物館，分配在保管部一級書畫庫房工作。12月我出席了吉林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古文字學會研討會。會上許多人就婦好墓的發現、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文以及甲骨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和探討。會上我宣讀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關於“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點補充意見》。當時我同意李學勤先生的意見，認為陳夢家先生早在《殷虛卜辭綜述》中就已經注意到自組與賓組卜辭出土的坑位和稱謂有很多相似性，同時子組與自組賓組也常常出於一坑，不僅自組可以追溯到武丁時期，而且歷組卜辭字形也有許多與自組相同之處。過去學者將貞字“𠄎”與“𠄎”的字形看作二個不相容的集團，前者是子組後者是自組，各為主要特征。從歷組使用“貞”字的形體來看，有許多近似武丁時期的遺孑，如歷組把“王”字寫成武丁時代的特色。不僅在字形上，在卜事上也存在類似的例子。這個想法打破了傳統斷代分期，所以不被大部分在場學者接受，我的論文自然也就沒有收錄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而僅見於會議紀要。不過，至今我還記得，吉林會議結束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正好在王府井路上遇到裘錫圭先生，他見到我說：“你會上對歷組和賓組同類卜辭比較，我覺得很有道理。”看得出裘先生會後已經開始對歷組卜辭進行反思。不久，裘先生發表了《論歷組卜辭時代》論文，接着有林澐、彭裕商相繼發表論文和專著，隨着近年安陽不斷新出土甲骨，對於歷組卜辭研究更加深入完善，李先生的意見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

光陰荏苒，二十年後，我看到李學勤先生《我和殷墟甲骨分期》的文章，其中提到這段往事。李先生寫道：“沒想到這篇小文在學術界引起非常強烈的反響。1979年，在吉林大學召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成立大會，會間有不少學者對我的見解提出質詢。支持新說的只有兩位年輕朋友，一位是現在浙江省博物館的曹錦炎先生，一位是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沈建華女士。”^[1]當年一篇不成熟的習作，早已消失在歲月之流中，如今歷史記憶重現，不禁思緒萬千，欣慰之情難以言明。

1979年4月，我應中華書局文字編輯室趙誠先生邀請，從安徽省博物館借調到中華書局文字編輯室。正好那一年吉林大學姚孝遂先生也借調於

中華書局，爲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撰寫按語。我與他分在同一間辦公室，很快就熟悉起來。姚老師給我開了一批書目，建議我閱讀。我認真選讀了陳夢家的《殷墟卜辭綜述》，這部經典著作問世已有半個世紀，今天的甲骨學界依然沒有走出陳夢家的學術框架。陳夢家將十萬零零碎碎的卜辭殘片整理分類，如此系統而又完整，他的思路和方法影響着幾代人。正是受到陳夢家的影響和啓發，我後來寫作了《卜辭中所見賓祭的尸和侑》、《從殷代祭星郊禮論五行起源》、《釋卜辭中方位稱謂“陰”字》等文章，提出殷代五行起源的想法。

在中華書局的那段日子，過得匆忙而充實。最令人感到幸福的是，凡我讀書有感，隨時可以請教姚老師。姚老師對甲骨字形的異同與分合分析講解得非常清楚。他還將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中的字表與《說文》對照，指出島邦男的編排體例的優越之處。姚老師悉心地指導我辨正釋讀甲骨文字構形，對我幫助很大。我1982年發表的《論亡囚、亡巷、亡尤、亡災、亡戕、亡戔的辭義異同性》、《卜辭所見地名同字異體及假借釋例》、《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以致近十年來所做的甲骨文校釋工作，都與姚老師對我指導和影響分不開。1989年姚孝遂二部煌煌巨著《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出版，每每展卷閱讀，總會想起已經去逝多年的姚老師音容背影。

70年代末，在李學勤先生的幫助下，我被借調到國家文物局的古文獻研究室（即今天中國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在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協助李先生做第六函帛書綴合工作。

有幸在李先生身邊工作，我十分興奮。那時的古文獻研究室很熱鬧，有幾個不同的整理小組，調集了來自各地的不同領域的學者，如唐長儒、馬雍、于豪亮、王世襄、劉啓益等老先生，還有青年學者李均明、吳九龍、韓自強、何雙全、陳國燦、朱雷、李錚等。記得剛到紅樓報到時，李先生給我開出一個與帛書內容相關的參考文獻書目要我熟悉，其中就有《淮南子·天文訓》。在李先生嚴格細心的指導下，不到一年時間，一副長卷篆書陰陽五行甲乙本的古書，便從一堆殘破不堪的碎片里，漸漸恢復了原貌。帛書接近完成之際，我却離開了北京。回想起來，我深爲自己當年的固執和任性自責，這份自責成了我二三十年來揮之不去的心結。

1980年2月，我又回到了安徽省博物館，被重新分到學術研究部，開

始參與明清徽州契約的抄寫整理工作。1981年9月我參加了山西太原古文字學術討論會，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國內古文字專家外，還有許多海外學者，其中有饒宗頤、吉德煒（David Keightly）、周鴻翔，還有正在攻讀博士的夏含夷（Shang Huessy）。始料不及的是，其中的一位，後來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那就是饒宗頤先生。以後的二十六年，我的研究與饒先生的學術事業交織在一起。

1983年4月，在香港北山堂基金會的資助下，我應饒先生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一年。前期來訪的還有姚孝遂、趙誠兩位先生，他們正與饒先生籌劃編纂一部工具書《甲骨文類纂》。幾經考慮，趙誠先生和姚老師覺得在香港還不具備編纂這樣一部大型工具書的條件，建議到內地組建班子。不久，兩位先生簽證到期返回內地。我一個人留在中大還有近一年的時間，怎麼辦？饒公要我立即拿出一個“多、快、好、省”，且與《類纂》體例不同的方案。我權衡再三，覺得只有做一個甲骨文分類詞匯索引，才切實可行。方案出來，饒公深為贊賞。然而我又何曾想到，日後為這五部《甲骨文通檢》^[2]，我竟會一擲十年。從1984年至1991年，我轉輾於合肥、上海、東京、香港，用母親的話說，我就像一個吉普塞人，居無定所。

1984年4月我回到內地。合肥的條件無法工作，我決定停薪留職，回上海家中工作，得到父親無條件支持。《甲骨文合集》十三冊計41965片卜辭，要一片一片摘錄，五年下來，我做了十幾萬張分類卡片，家里的衣櫃被我改裝成了卡片檔案抽屜。我用顏色和綫條來區分每張卡片的分類，極其繁瑣。一片甲骨卜辭的內容，少則十多張，多則上百個甲骨詞條。這項工程，極大地考驗了我的毅力和耐心。我像一個守望自留地里的農夫，游離世外，沒日沒夜地勞作，相信種瓜得瓜的道理。感謝父母——若不是他們給了我一個避風的港灣，我何以扛得過那些感情備受困擾的日子。

及至後來的五年，為討論《甲骨文通檢》各部分體例，饒公給我及父親寫了近九十封信。事後饒公說：“這是我一生未有過的奇迹，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為一部書，給你們寫了如此多的信。”如今父親已然離去。幾年前，饒公為紀念他，賦《金縷曲》一首。“猶記得，滬濱聯轡。綠醅黃花屢盡興，每念君，撫卷漫屑涕。”每每吟誦，涕洟泫然。這些書信，承載了兩代人二十年的守望與承諾。那些年我付出了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代價，同時也得到了不是普通人能得到的厚愛。

1989年，第一冊由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輯的《甲骨文通檢》（先王先公）由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出版。

1988年初，我來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幸參加松丸道雄和高島謙一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大型研究項目。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將臺灣史語所李孝定在《甲骨文集釋》八冊14卷中輯錄的每一位學者的考釋文章，制成釋字提要卡片，並核對論文作者所引甲骨原片。這項工作繁冗瑣碎，進一步夯實了我的基本功，至今讓我受益。另一項工作是將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字表編排序號，並把孫海波《甲骨文編》所臨摹的甲骨字形編號與島邦男《綜類》字表每個甲骨字對應起來，制成一個二書互見甲骨文編號的表格，便於檢索。這項工作給我積累了很多疑問，也使我對《甲骨文編》的檢索有了新的認識和想法，從而奠定了日後編纂《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一書的基礎。

1991年10月，我告別了三年九個月的日本旅居生活，第二次應饒公之邀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繼續《甲骨文通檢》的工作。時隔八年，幾經輾轉，平添了幾許滄桑之感。記得抵港當天與饒公在金鐘地鐵站內的小咖啡館小聚，饒公談諧地用“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古語形容我這次來香港的選擇。其實，這次來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快意和釋放，我終於可以放下一切，盡情盡意地享受工作的快樂和興奮。從1991年10月到1995年，《甲骨文通檢》第二冊方國地名、第三冊天文氣象、第四冊職官人物、第五冊田獵（第六冊祭祀上、下，待刊）相繼由北山堂基金會資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有幸第二次成為北山堂基金會利榮森先生的資助對象。利先生以一個不平凡人的生命對另一個平凡人的生命溫暖，改變了我的問學生涯。至今，我對利先生懷有綿綿無盡的思念。

1991年至1995年間，我多次參加不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不同期刊上發表了《商代的冊封制度初探》、《甲骨文中所見二十八宿星名初探》、《從殷代祭星郊禮論五行起源》、《卜辭中所見賓祭的尸和侑》、《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卜辭所見地名同字異體及假借釋例》等文章，這些論文的寫作基本來自這五部《甲骨文通檢》的編纂心得。譬如《甲骨文中所見二十八宿星名初探》，就是源自第三冊天文氣象的編纂工作。商代二十八宿星名能否成立？陳邦懷從商周金文中已做過頗有價值的探索，而戰國二十八星宿漆箱蓋的發現，至少已打破了過去認為二十八星宿觀念形

成於漢代的成見。從《夏小正》的記錄來看，夏代可能對星宿已經有所認識，由此可以推測，商代的二十八星宿觀念正是處在一個形成的過程。這個推測當然仍可進一步討論，但當時文章一發表即引起中國自然科技史研究所薄樹人先生的關注，他出乎意料的來信使我受到極大鼓舞。

《甲骨文通檢》五冊出版了。盡管由於當時的條件和水平所限，在分類和選辭上存在遺漏，仍受到學術界的肯定。2000年，學界舉辦甲骨文發現百年紀念活動，李學勤、朱鳳瀚先生的紀念文章都提到《甲骨文通檢》五冊的整理^[3]，包括其中的地名統計數據，稱之為：“90年代甲骨文整理最系統工作”^[4]。十餘年孤寂苦旅，終獲回報，此時的感受難於言表，恐怕世上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中的甘苦。

1995年，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在原來先秦文獻電子資料庫基礎上，開始籌備出土文獻電子資料庫計劃。當時的所長陳方正找到我，希望我參加這項出土古文獻的編輯工作。1996年，我與內地學者李均明一起，在不到一年時間里，順利完成了12種漢代出土文獻的整理輸入校對工作^[5]。第二年，漢簡帛書電子資料庫計劃榮獲全港大學文科研究計劃第二名卓越獎，既為大學贏得了榮譽，也為後來順利申請甲骨文、金文資料庫研究計劃奠定了基礎。

說到建立甲骨文電子資料庫，不能不回到1983年。那時我客居香港，常常見到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秘書長的陳方正忙里偷閑，到文化研究所進行甲骨文字輸入計算機的嘗試。那項工程堪稱創舉，然而由於當時計算機技術還未像現在這般成熟，半年下來，幾無成果，只好懸置。時隔十三年，已成為文化研究所所長的陳方正，再次籌劃攻克這一難題。1996年，在他積極策劃、統籌下，一個繼漢簡帛書計劃之後，仍由饒宗頤教授領銜主持的“甲骨文全文電子資料庫計劃”，很快獲得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撥款資助，預備付諸實施。

我就像一只被趕上架的鴨子，沒有後退的可能，只有一頭扎下去。整整一個夏天，我和曹錦炎捧着厚重的13冊《甲骨文合集》，對字表中的一個個字進行核對。記得我的手臂因不停地抱書被累得腫腫的，吃飯時連雙筷子都提不起。在《類纂》總表的基礎上，我們將每個部首下的字形進行重新調整、分類、編號、增補、歸并、取消，從而為紛亂復雜的甲骨文字建立了一套標準化、系統化、相對定型的排列體系。另一方面，字表的正

確與否，取決於我們對五萬餘片卜辭、七種著錄 140 萬字釋文的一次次復核校對整理，以及對《類纂》字表部首下每個字形的詳熟聞記——不具備這一基礎，就不可能增補 800 字。事實上，字表中每增補一個字，都像在大海中尋一根針，工作量之浩繁，難以想象。因此，《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總表校記》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總表之校訂與整理》，既記錄了我們整理的過程，也凝聚了我倆的心血和意志。焚膏補拙，必有收獲。2000 年初，我和曹錦炎合編的《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6]一書出版，總計收入甲骨文字 4071 個，包括異體，總計有 6000 餘字。此書出版不久就受到學界的歡迎和關注，有學者相繼撰寫了書評^[7]。五年過去，《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的出版正好趕上世紀末的最後一班車，並迎來甲骨百年紀念，算是我們獻給新世紀甲骨學的一份薄禮。

2000 年後的日子依然無法過得輕鬆，接踵而來的是陳方正所長又開始策劃金文電子資料庫計劃。種種籌措聯絡、前期準備已經讓我喘不過氣來，計劃開始實施後，工作與生活秩序更是被完全打亂。按計劃，由劉雨先生主持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出版，我擔任責任編輯。記得整整一個夏天，我和劉雨先生都在趕時間，一次又一次編排、校稿，監督電腦排印。2001 年 9 月，六卷本《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終於如期出版。那個秋天，我什麼是如釋重負、苦盡甘來的滋味。2002 年，《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獲全國考古文物十大最佳圖書獎第六名。

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之際，又有兩部甲骨文大型著錄書《甲骨文合集補編》和《花園莊東地甲骨》出版，與此同時，蔡哲茂先生的《甲骨綴合集》與《續集》也已先後出版，為此，我和曹錦炎覺得有必要重新對我們的原來釋文本加以再校對和增補。鑒於已結項完成的原計劃電子數據庫文本體例的局限性，重新編輯出版一部增補後的印刷版本，即《甲骨文校釋總集》，一直是我們的願望，由於大學的制度限制了經費申請，因此編輯、出版《甲骨文校釋總集》的計劃，也只能成為曹錦炎和我的個人的項目，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計劃很快得到上海辭書出版社張曉敏社長慨然襄贊，並為我們申請到國家教委古籍整理出版資助，2007 年 4 月一部《甲骨文校釋總集》20 卷終於面世，同年榮獲全國古籍整理委員會選評榮獲“2006 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二等獎”第一名，2008 年又再次榮獲“上海圖書獎”二等獎。

沒有想到自己和這一部書作伴，一陷進去就是十年，後來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回想起來，走過中大的歲月，每當看着辦公室內堆存如山，筆迹斑斑的舊稿時，我好像走近一面時空鏡子，看到自己的過去，看到自己怎樣從步履蹣跚走到今天。十七年來，中大校園留下的那一段段刻骨銘心的記憶，有時候不敢相信會問自己，當年內心那份執着瘋勁從何而來？

倘若把人生看作旅行，除了父母親，還會有一些人，在這個旅程的某個段落出現，對你的生命構成特殊意義。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十七年間，引以為幸的，是我遇上了物理學家出身的陳方正所長。他以鮮有的魄力、自信和遠見，構築着他心念之中中國文化的圖景，並自始至終給予我信任與寬容。他不單為我提供了伸展學術生命的機遇，也讓我從中認識了自己。

二十多年來，在學業道路上，我深深感謝饒宗頤、李學勤兩位前輩，他們給了我一份父母不能替代的關愛。我還要感謝一路上給予我扶持的親人和朋友，包括我的丈夫唐曉峰。回憶往昔，我常常驚訝於如此平凡的我，每成長一步，居然消耗過那么多人的鼓勵、提點和幫助。為此，我感謝命運。

這本《初學集》，是我人生階段性的自我盤點，其中大部分論文已經發表在不同時期的刊物上。常言昨是今非，又“何必悔其少作”？為保存原貌，我無意作太大的改動。小文稚拙，既不成方圓，又不登聖雅之堂，蔽帚自珍而已，可畢竟圓了我三十年來的一個夢。

一晃十七年，側身於大學平靜的校園，却過着並不平靜的生活，來去匆匆，不覺已過知天命之年。即將離開中大了，內心里又有了一種新的釋放和解脫。從今往後，我不再需要承受時間的壓力與任務的煩惱，只須放寬一顆心靈，放平一張書桌，從容學習，盡心生活，何其安逸自在，那將自是一份圓融豐滿的喜悅。

本書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文物出版社于炳文主任、責編許海意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的熱情支持和幫助，百忙中一次次的細心校稿和編輯，付出了許多勞動和智慧，又接新春之際，九十二歲高齡的饒公為本書揮毫題簽，令《初學集》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深表感謝！

2008年2月12日於香港中文大學

註 釋：

- [1] 李學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張世林編《學林春秋》，三編（上册）第238頁，朝華出版社1999年。
- [2] 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著《甲骨文通檢》，第一冊先公先人、第二冊方國地名、第三冊天文氣象、第四冊職官人物、第五冊田獵。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1995年陸續出版。
- [3] 李學勤《甲骨學一百年的回顧與前瞻》，《文物》1998年第1期；朱鳳瀚《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宇信宋震豪主編《甲骨學一百年》，第5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 [4] 王宇信、宋震豪主編《甲骨學一百年》，第41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 [5] 馬王堆漢墓帛書，武威汗簡，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居延漢墓竹簡等。
- [6] 沈建華、曹錦炎《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 [7] 陳焯湛《關於殷墟甲骨文的兩個基本數字》，《中國文物報》2003年1月3日第7版（學術研究欄）；孫亞冰《〈甲骨文字形總表〉簡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5月，第27~28頁。

初

學子

集

選



目 錄

自 序	(1)
-----------	-------

殷代歷史叢考

甲骨文中所見廿八宿星名初探	(3)
甲骨卜辭中所見的鼓	(21)
卜辭所見賓祭中的尸和侑	(27)
釋甲骨文中所見西周幾個重要地名	(35)
由出土文獻看祝融傳說之起源	(42)
從殷代祭星郊禮論五行起源	(49)
釋卜辭中的“兇風”和“虛風”	(57)
由卜辭看古代社祭之範圍及起源	(62)
甲骨文中“密須”地理及其相關問題	(70)
甲骨文所見晉南方國考	(78)
釋卜辭中方位稱謂“陰”字	(86)
讀斂公盥銘文小札	(91)
卜辭金文中的伾地及其相關地理問題初探	(97)
甲骨文中所見楚簡“九邦”諸國	(106)
楚簡《容成氏》州名與卜辭金文地名	(114)
卜辭所見商代的封疆與納貢	(121)
卜辭中的“聽”和“律”	(137)
釋卜辭中的“后土”及其相關字	(143)
從小臣牆刻辭談殷代的西北地理及其有關問題	(149)
從菁華大版卜辭看商人風俗與信仰	(161)
從花園莊東地卜辭看“子”的身份	(171)

釋殷代卜辭擇日術語“易日”	(180)
卜辭中的建築——公宮與館	(189)
饒公與新古史辨	(196)
三重證據法的抉發和證明	
——評《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	(203)

甲骨文字考釋與校記

甲骨文釋文二則	(209)
論亡囧、亡巷、亡尤、亡災、亡戔、亡戔的辭義異同	(211)
卜辭所見地名同字異體及假借釋例	(217)
甲骨文中所見幾種異體字例釋	(222)
甲骨金文釋字舉例	(228)
《甲骨文合集補編》校勘記之一	
——評《資料來源總表》和《釋文》綴合按註	(234)
《甲骨文合集補編》校勘記之二	
——讀所收《懷特》、《東京》、《天理》甲骨文和釋文	(243)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總表的校訂與整理	(262)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字形總表校記	(276)
《初學集》所引甲骨書目簡稱	(306)

殷代歷史叢考